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十一則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爲德其遇哀  
而非悲臨事而惑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  
以義斷恩以智決策斡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  
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  
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  
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  
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



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焉超叛漢殺刺  
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敘於歷城與議  
討賊敘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  
勿復顧我敘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  
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  
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超襲歷城得敘母母罵  
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  
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拒蘇峻戰死二子  
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捐尸哭曰父爲忠臣

壺列本  
作壺

子爲孝子夫何恨乎秦符堅將伐晉所幸張夫  
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  
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  
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  
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  
在堂欲違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  
當於笑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  
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  
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

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  
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  
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舉事必有  
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  
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  
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  
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其妻  
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  
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誣之

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  
用乃止曹果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  
曹皆勲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  
亾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  
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  
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  
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  
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  
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



守壽春幼子宗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  
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宗諫非不愛  
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  
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  
劉澄爲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  
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  
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  
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  
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

西漢李愛之卿文姬當梁  
氏難作能托孤阿生及梁氏  
敗又欲戒弟杜絕往來以完  
重禮女流中識見非凡亦不  
在諸人之下

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借柰何主曰公往  
矣我自爲計即奔鄴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論降  
羣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  
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  
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  
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  
所謂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

此解尤淺有用之  
用形也無用之用  
神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章學記鼓  
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  
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爲用繫  
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爲用縛其手則不能  
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爲之用  
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爲之用則  
有用無用若之何而可分別哉故爲國者其勿  
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 龍筋鳳髓判

佳聯甚多宋人  
不能到也

唐史稱張鷟專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  
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  
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摘裂  
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  
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  
一箇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  
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  
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  
猶慰母心薄送我幾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



有怒曷陟此之無情。幸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取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老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手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

洪之所取皆近于  
宗者

此四語佳

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侯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緼。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

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審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二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

不然也。

###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



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  
鑿次及越騎飲飛皆出幾內欲均并田於要服  
遵立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  
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  
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  
不盡詳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鯁旋之潘爲淵止水  
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鯁旋之潘  
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  
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沆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  
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  
按爾雅云濫水正出即檻泉也沃泉下出沆泉  
穴出灑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爲汧  
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  
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詩篇所用字不知列子  
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虫魚之文列子決不肯

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叔  
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龍顏師  
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辯其不詆訾孔子嘗  
疑盜跖漁父則直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  
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  
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

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  
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  
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  
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  
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  
事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  
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爲第三十二篇讀之  
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



載禦寇餽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  
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  
非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  
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弈意脩之首危言游鳧  
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文志莊子  
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子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  
或似山海經或類古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  
內篇象象並同子參以此說坡公所謂昧者其  
然乎闕弈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  
見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  
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  
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  
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  
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

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爲

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於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西對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瘦畧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年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爲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爲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

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鄴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憫處。予爲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嘻！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涿爾筆鋒肆其滂葩。憫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鴈，獲貯歸筵。玩而銘之，衰淚棲睫。贛州雩都縣

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爲池耕人  
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竅爲硯予向來守郡  
日所得者刻缺兩角猶重十斤瀋墨如發硯其  
光沛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銅雀比亦嘗刻  
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旣埴旣已何斷制於火而  
卒以圉水廟于漢侯今千幾年何址屢祀歆而  
此獨也存縣贛之零曰若灌池研爲我得而銘  
以章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他亦無傳而韓  
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  
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  
云崔侯文章若捷敏高浪駕天輪不盡頃從關  
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  
暮作千詩轉道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  
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  
兩嶮奇徃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  
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坐各



低面不敢捩眼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  
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  
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而詩  
以爲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爲異也予按杭本韓  
文作再屈于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  
蓋他本誤以千字爲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  
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  
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  
豈非蠅蚋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朱子以宏詞試  
者甚少開十字

### 漢書注冗

顏師古注漢書詳較諸家之是非最爲精盡然  
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  
從而釋之旣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  
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  
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說讀曰悅繇讀曰  
徭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豫又讀曰歟雍  
讀曰壅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  
又竟讀曰境飭與勅同繇與由同毆與驅同曉

與暗同婁古屢字墜古地字饒古餉字犇古奔  
字之類各以百數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  
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假  
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  
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  
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寢曰漸也則曰法  
也風曰化也永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  
曰速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祕旣爲之辭而  
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

勝載其豁仇恢坐邾陝治脫攘藝垣綰顛擅酣  
倂重禹俞選等字亦用切脚皆爲可省志中所  
注尤爲煩蕪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  
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  
相吉亦注爲蕭何曹參威文顏閔必注爲齊威  
晉文顏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  
兒夫豈不曉何煩於屢注哉顏自著敘例云至  
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爲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按張芸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卽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洪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

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爲堯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泠一洲島名曰中潭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王所爲以鐵爲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潭自此遂廢顯顯者若此他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初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

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  
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  
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  
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初年宮惠公起不  
以爲穆公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  
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  
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  
士二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  
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  
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爲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  
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



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顥以下二十一人纔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

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適麗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

不若此則無復  
法度矣

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葉齊打鼓  
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  
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  
末孟州進士張兩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  
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  
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  
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

者賞筵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  
旆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爲  
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  
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颺颺人鏡三統指歸信及  
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  
宗樂德訓曾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  
已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  
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  
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



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  
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庸謹擇多士懸法象  
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  
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  
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  
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  
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  
全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  
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

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  
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爲  
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  
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詭  
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  
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  
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不依次者至今  
循之

正元制科

唐德宗正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均爲  
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鏘繼  
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復不  
侔度羣同爲元和宰相而鏘以聚斂賄賂亦居  
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兩  
人竟爲鏘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  
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默充位則  
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誼難以處也  
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熙寧

閒康公荆公爲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  
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  
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  
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  
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儆童蒙其修進一章云  
咸通年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  
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第



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  
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措改塗乙注如有即言  
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  
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  
上觀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  
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關牒便稱  
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  
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其林園  
一章謂茹爲酪酥亦甚新

今吳語猶有酪酥之名

###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  
見予家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所得小錄猶  
用唐制以素綾爲軸貼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  
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揚兵部郎中知制誥李  
右司諫直史館梁秘書丞直史館朱皆押字次  
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  
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其所紀與今正  
同別用高四寸綾闊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

此即以押字代  
名也

花書于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焯爲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於方外人寄名託籍以爲進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楊礪李若拙梁顥朱台符皆只爲同知舉

### 物之小大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正焉

惟無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暨山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載而六鼈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太虛之所受



亦奚所不容哉莊子逍遙遊首著鯤鵬事云北  
溟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  
小言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  
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  
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之間生磨蟲其名曰焦  
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救弗  
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視塊然

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  
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詰長者居丈  
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并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  
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  
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爲說亦隘矣若吾儒中庸  
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  
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  
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  
至其女孫爲憲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  
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復振及本朝慶  
曆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  
爲永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繼絕  
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  
人臣者焉况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  
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  
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  
教以爲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  
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  
離合爲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  
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爲有二日之象果至  
冬而亡一旦靈寶大亨識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  
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爲天正  
以爲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爲



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繹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歸葛爾一邦故非機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爲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爲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爲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爲天子家蕭綜晉出帝廣運爲軍走隋煬帝大業爲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爲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爲立十二月康巢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

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爲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十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尚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內尚未寒而就藝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木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豈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楮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入冢

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慘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劫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劫肉者同言之劫音窆

太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爲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爲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

正星曆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今而隸秘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弓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旣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弓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

使紂不自焚  
上之以處之如  
南巢之放不  
加戮也

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  
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  
言武王狩車尤爲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  
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鼈七百二十  
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  
貉十有八麕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  
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  
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  
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

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  
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  
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  
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寶貝玉億有百萬所紀四  
夷國名頗古奧獸言亦奇岷以肅慎爲稷真穢  
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姊妹東甌  
爲旦甌渠搜爲渠搜高句麗爲高夷所敘穢人  
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纒弊身  
人首脂其腹炙之薶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



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驎背有  
兩角東越海金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  
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黝犬黝犬者  
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螯封螯封者若  
螯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康民  
以稔苾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費費其  
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  
亦北 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狄 北 善芳頭  
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夷噍羊噍羊者

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邛邛距虛犬戎文  
馬而赤鬃縮身日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  
閩北閩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爲車終行不敗篇  
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爲四方獻  
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綱醬蛟廠利劍  
正南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  
江歷緹龍角正北以橐駝駒駘馱駘良弓爲獻  
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  
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

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若取諸此漢書  
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  
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  
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  
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  
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  
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

歐公所論又不當  
與皮前者並論

以爲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爲王儉主簿儉  
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  
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  
或爲人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惕然者  
皆是也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  
之寬但稱其爲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不盡公  
怒至詔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  
可當之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  
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子也而世



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  
小子輩哉王荆公爲錢公輔銘毋夫人蔣氏墓  
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豈顯矣里巷之  
士以爲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  
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  
屬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  
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  
能如足下意者爲之如得甲科爲通判何足以  
爲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

荆公之語尤然  
名作又所當知也  
友非曹任安能悉  
作者之指趣先生  
之風山高水長而  
惟泰伯乃真一字  
師耳

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  
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  
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  
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 雨水清明

曆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  
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  
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  
於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  
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授下與宋  
鉞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爲上  
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  
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者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  
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  
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用



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又曰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

勇。不可與正。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聖人任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正治之術也。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章敘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

有宋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  
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苦言宋時補人所  
作非此之謂也

###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  
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  
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五  
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  
蠅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

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  
陵寢宮見梳箱一柶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  
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  
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  
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在力士捧跪  
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  
璧將何以愈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  
履位未久厲精爲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  
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



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 用計臣爲相

唐自正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脩其方，未之或改。明白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揚於王鉞，皆以聚斂剝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揚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及兩京司農

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於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巽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鏗由判度支，程异由衛尉卿鹽鐵使，並命爲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於宣宗，率由此塗。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瑒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謹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

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為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真書二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衆。蓋分字爲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漆差通判盧瑑。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譙樓儀門。凡亭榭

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其爲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絕紐。學士大夫逃難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厦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則當委身山棲。往而不反。爲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豈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獨孤諸公有以自取耳。偶讀



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  
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  
可以歸矣然由間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  
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  
於牖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甚略  
云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按昭宗以光  
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猷亡  
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  
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墓客當時作誌

必不誤矣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二月華州奏太  
子太師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  
年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蓋唐武宣以後諸錄  
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  
之碑爲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  
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寮太  
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爲可證宰相世系  
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  
郎二者矛盾如此

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曰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卯惡烏路反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戾本音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蓋

非也

陳涉不可輕

揚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忠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以爲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予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之豈無孝子慈孫故家遺俗皆秦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戍卒一旦奮發不顧海



內言家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  
之間一戰失利不幸隕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  
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  
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爲墟誰之  
力也且其稱王之初萬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  
迎孔子之孫鮒爲博士至尊爲太師所與謀議  
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亦者哉漢  
高帝爲之置守冢於碭血食二百年乃絕予雲  
指以爲亂何邪若乃殺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

無帝王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士匄韓厥

晉厲公旣殺卻氏三卿羣臣疑懼欒書荀偃執  
公召士匄匄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尺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  
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弒公而不敢以匄厥爲罪  
豈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  
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  
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

二李事通鑑取之  
然恐不實

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  
天位皆任爲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  
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  
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革命欲引  
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朓屏人與語朓竟無一  
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朓參佐  
命朓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

禽獸然一時之論迫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  
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  
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  
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李孫之  
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  
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  
爲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  
最爲發明孟子之學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正以



南史山疑有謫  
鄭公所預脩者  
隋書也

辟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  
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玉川月蝕詩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  
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為元  
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星主福  
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為將

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為當  
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  
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  
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  
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  
翼者著藝苑雌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  
受泚偽官為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  
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  
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為非為謬哉予按是時

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爲而追刺之使全欲譏  
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  
突承瓘用事全以爲嬖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  
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  
說而不能省憶其詳

詩要點檢

此詩全篇爲此突承瓘後董賢  
則借李忠臣以喻全以爲董賢

作詩至百韻詞意旣多故有失於點檢者如杜  
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  
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旣云無盃不共持又云笑

如迂辛卷解婦  
鞍白醪雖女醉  
諸句皆非重複

勸迂辛酒華樽逐勝移觥飛白玉卮飲訝卷波  
遲歸鞍醕醕馳醕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  
充夜酌嫌醒自啜醕不飲長如醉一篇之中說  
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  
坡垂似伏螫朋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

周蜀九經

唐正觀中魏證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  
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  
寫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



惟此四經未有印板  
則他書皆雕可知

蜀本是石刻且有  
注今無復一篇可  
見為有餘憾

本周德貞遊諱  
改政字

宋板已不逮前  
人况今日乎

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嶼書  
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  
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  
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為  
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  
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  
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  
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紹文

書周禮者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  
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改書爾  
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  
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  
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  
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  
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  
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為威  
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為可笑也蜀

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  
況銜大書爲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  
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  
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 冢宰治內

周禮天官冢宰其屬有宮正實掌王宮之戒令  
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官以陰禮教九嬪蓋宮  
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  
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宮掖之事非土宰可

得而聞也禮記內則篇記男女事父母舅姑細  
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則以其治內故也

###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爲輕重然亦嘗以代陞  
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後爲太子太師經太宗登  
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爲太子  
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復再得三公但封徐國  
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



如此二句即是惡  
四六拘亭對偶  
反不願出處

太傅處之真宗令更與些恩藝惟演但乞封國  
公王冀公欽若食邑已過萬戶及謫爲司農卿  
於銜內盡除去後再拜相乃悉還之湯岐公以  
大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鑄爵趙衛公坐舉  
官犯賊見爲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戶  
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娶相元封冀  
嫌其與欽若同屢欲改適有進國史賞予爲擬  
進韓國制詞用有此冀方莫如韓樂旣播告矣  
而刪定官馮震武以爲真宗故封不許用遂貼

麻爲魯雖著於司封格馮蓋不知富韓公已用  
之矣。是時娶相以食邑過二萬戶爲辭壽皇遣  
中使至邁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合  
如何施行事理擬定聞奏遂以邑戶無止法復  
命乃竟行下

###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  
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  
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  
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  
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  
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  
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  
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  
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翦湘中一尺天吳  
娥莫道吳刀澁正用杜老題王宰書山水圖歌  
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  
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爲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  
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  
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



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  
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  
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  
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  
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  
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  
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  
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  
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  
閔輩濟其惡意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  
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即取  
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  
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焚  
夷之不速揚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

士渙王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  
類劬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廢禁止之然  
覆出爲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  
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于此晨游紫閣峯  
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罇舉盃未  
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  
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  
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  
斷其根口稱未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

中尉正承恩蓋正二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爲宰相妬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  
已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其所引用  
如牛仙客至終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共政  
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諂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  
伎心賊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檜則不  
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  
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遷諫議



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檢正鄭仲熊由  
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施即參知  
政事鄭爲簽樞宋樸爲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  
令臺中申稱本臺缺檢法主簿須長貳乃可辟  
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遽拜中丞謝目除  
簽樞其捷如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愿  
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  
笑愿於倉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嚼焉  
秦察其奉己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

而預告之愿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  
耳何至是愿對曰愿起賤微致身此地已不啻  
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  
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之使以  
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參政或  
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  
便打殺我亦撰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  
州居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秦堯弼  
因奏對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及秦病愈入

見上曰余堯弼既參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  
間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詢何事余具以告  
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押責之曰君既  
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責耳余離席辯  
析不復應明日臺評交章段拂爲人憤憤一日  
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瞌睡秦退始覺殊窘  
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廊幕中  
秦閉目誦佛典客贊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尚窮  
詰其語無以對旋遭劾至於責居湯思退在樞

府上偶回顧有所問秦是日所奏微不令即否  
陛下不以臣言爲然乞問湯思退上曰此事朕  
豈不曉何用問他湯思退秦還省見湯已不樂  
謀去之會其病迫於亡遂免考其所爲蓋出偃  
月堂之上也

注書難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  
杜元凱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  
失王荆公詩新經八月剝東解云剝者剝其皮



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二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絃瑟兮交鼓，箏鍾兮瑤篴，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宗丘爲比。云：箏鍾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且奏之既鏗，板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箏作播。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鍾。正與絃瑟爲對耳。慶善

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蘄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仲仲爲黃岡尉，因考拔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揚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王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耶？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

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  
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  
用先生何為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  
語顧其子笑然炬悉焚之。伸仲勸使姑留之竟  
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唾笑。  
伸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王奴乃楊貴妃自  
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劉棗之說得於吳說傅朋  
筆爾鍾則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傳洪秀才注  
坡詞鏤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闈今夕是何

此種公偶誤耳

年不能引其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之句笑怕董微習學書鴉黃未就不能引南部  
煙花錄如此甚多

### 書易脫誤

經典遭秦火之餘脫亡散落其僅存於今者相  
傳千歲雖有錯誤無由復改漢藝文志載劉向  
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元咎悔  
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尚書校歐陽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



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  
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脫  
處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  
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  
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本云大過顛也始遇也  
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  
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坡改云頤養正也  
大過顛也始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  
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  
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  
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  
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  
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斂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鬼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荊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皇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亦粲然不紊。

### 南陔六詩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崇丘 由儀 六詩 毛公爲詩 詁訓傳各置其名 述其義而亡其辭 鄉飲酒燕 禮云笙入堂下 磬南北面 立樂奏南陔 白華 華黍 乃間歌 魚麗 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 乃合樂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召南 鵲巢 采蘋 采芣 切詳文意 所謂歌者 有其辭 所以可歌 如魚麗 嘉魚 關雎 以下是也 亡其辭者 不可歌 故以笙吹之 南陔 至于由儀 是也



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  
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  
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  
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  
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  
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二  
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  
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

束皙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  
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絲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二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  
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  
尤可證也

###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  
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  
出於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爲也乃若六經載

罷春秋是章  
蔡述乃行  
之今人直以為  
荆公事則誤  
矣

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  
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

### 王詔熙河

王詔取熙河國史以為嘗游陝西來訪邊事遂  
詰闕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書云  
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  
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  
王長官詔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  
云云遂穴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

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  
官棄而不城者也被木征之志不淺鬼章之聃  
睨尤近而著者隴拶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  
有不可不懼者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詔之  
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時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  
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喃廝羅之屬羌  
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為何也

###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畜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



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泝河，盡覆于砥柱。正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搜集，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數。昭宗又於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今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

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餼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爲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按讐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讎。唯劉壯與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爲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入則

道原二子長曰  
季我仲次曰和  
仲

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於斯文爲勦勦也宣和殿太清穰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 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

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於此云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樂徒行負負出



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  
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女之爲舍  
女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  
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  
彼柁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勳我靜爾  
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  
日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嘆心有所懷願得盡  
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  
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

羣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  
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鷓逝不踐其  
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  
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予人皆重蔽子  
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罄色厲目  
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  
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  
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

此微疑作閉  
又死注一作蔽

之子一作子

我遊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羅山人  
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爲說其文意亦工

### 澗松山苗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  
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冲詠史詩曰鬱鬱  
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  
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  
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  
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  
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

### 男子運起寅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  
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記論訓篇云禮  
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  
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  
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  
因是制禮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



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  
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  
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為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  
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辯之以為  
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  
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子此論既  
出聖門高第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

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其不從田  
常故為所殺也子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  
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  
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之孟子所載三  
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  
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  
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  
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  
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

絕杞子皮謂范彘也彘姓游齊時簡  
公之難二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寧我寧  
寧我將攻之鷓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寧我此說  
尤爲無稽是以彘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  
逆如此

###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  
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  
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

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  
致夢二曰簡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  
氏所作簡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  
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  
冬聘于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  
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  
詩書禮經所載古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  
齡我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救救人有熊羆



龍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  
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  
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  
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  
在如林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  
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殺之曰汝指野烏爲鸞  
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  
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爲史氏  
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爲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  
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  
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飛去

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  
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  
距此時纔二年餘書溫大雅所著創業起居  
注載之不追書前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  
二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尤爲簡略賴  
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料  
券漆給之類者白樂天爲校書郎作詩曰幸逢

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人難大用典校在秘書  
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  
晏如及爲翰林學士當遷官援姜公輔故事但  
乞兼京兆府戶曹參軍既除此職喜而言志至  
云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婦  
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喧喧車馬來  
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客不復憂空罇而其所  
得者亦俸錢四五萬厚祿二百石而已今之主  
簿尉占優歛處固有倍蓰於此者矣亦未嘗以

峻法懲貪厚福養廉  
吏治自必隆洽矣



爲足古今異宜不可一槩論也楊文公在真宗朝爲翰林學士而去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蓋是時尚爲鮮薄非後來比也

###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通用范蠡計然遂報彊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彘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

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堂阜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白王覽及晉中經簿文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正元中馬摠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圓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

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摠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



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  
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  
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奔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  
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  
言袁淮準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  
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  
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賴詩

士大夫發跡壠畝貴爲公卿謂父祖舊廬爲不

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  
難得自村疇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  
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  
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爲不宜輕若夫以爲得  
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  
慮誠爲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  
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瀧岡公  
自爲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賴其思  
賴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賴愛其民淳訟簡

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爾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囊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爲學士忽忽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於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遙於穎蓋無幾

歐公似不應忘情至此  
其中必別有故

君洞深九重墳墓在  
萬里地公黃州寒食  
時讀之酸鼻

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爲穎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爲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爲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爲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劉蕡下第

唐文宗太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



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侗等二  
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  
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  
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翕然稱屈諫官御史  
欲論奏執政抑之李侗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  
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  
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  
良道窮綱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曰臣  
所授以旌蕡直不報予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

裴韋抑之亦有  
深意蓋不欲徒  
以空言問中人耳

處厚實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  
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既  
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侗亦不顯蓋無敢用之  
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  
竟為宦人所嫉誣貶柳州司戶李高隱贈以詩  
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  
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蕡卒復以二詩  
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為聞又曰已為秦  
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洒問乾坤其

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蒼黃及見  
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  
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微者隨其高卑小太  
村店或挂餅瓢標帚紆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  
蓋自古以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漿  
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  
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  
固爲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  
然必爲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顯著言  
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  
九齡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  
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旣壞而復振可謂名  
宰矣皇甫鏘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  
宗主旣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使不



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爲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爲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爲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爲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爲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爲秦會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 宋齊丘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旣爲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

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等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宗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納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甍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

民桑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抱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

張全義宋齊丘  
二事後來為編  
年之書者當  
亟取之

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覲於偏閭之臣乎？齊丘平生在所不論也。

鹹抗子

王篇唐韻釋抗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異物。志云：抗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柘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乃如蒼耳，益母莖，幹不純是木，小人爭鬪者取其葉按



擦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証賴其敵至藏鴨  
卵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挂兔

西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  
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  
其紀月中蟾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  
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挂地影也  
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鑒空閣詩云明月本  
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

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承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  
鏡空水雨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挂兔甚俗說  
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  
頃予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宗福  
寺有閣枕江流標曰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  
當時臨賦處也

唐二帝好名

唐正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  
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

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  
巢放鵲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  
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  
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罷兩  
京織錦坊予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  
以垂訓於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鵲巢之異左右  
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  
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  
使家至戶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

九臯侏僽其兄

以爲法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妃院  
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畧使張  
九臯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臯加三品  
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  
一何不同如此哉

### 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爲戰  
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  
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



歌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且晉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歌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衆往師之此書遂行歌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莞市官餘貨諸所興爲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旣已斥歌顛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來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轍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直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略曰

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於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摧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

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徧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爲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爲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

王莽竊位尤備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予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之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



兩字爲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大簇爲人。統寅爲人。正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商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黃鍾

爲天。統子爲天。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首。此本出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歟。人汪煥爲第一。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

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  
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  
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  
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  
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  
救之陣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  
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露褒  
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  
國史爲一書他日史官爲列之於李煜傳庶足

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某誌云李煜  
時爲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  
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殺使  
者爲煜守煜已降某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  
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  
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爲可惜也如靖康之難  
朱昭等數人死於震武城之類予得朱弁所作  
忠義錄於其子林乃爲作傳於四朝史中蓋惜  
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輪長驅波卷  
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  
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  
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  
飲焉堂印本來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  
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  
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  
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

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劉貢父漢官  
儀中猶有堂印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容齋續筆



